

文史争鸣

楚文化内涵、外延与传承体系浅析(一)

□ 余大中

楚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璀璨瑰宝,是春秋战国时期以荆州为核心腹地的楚国创造的地域文化高峰,其影响力绵延数千年。从禹划九州始定荆州之名,到楚都建制奠定文化核心,再到后世各朝的传承发展,荆州的历史脉络与楚文化的兴衰演变深度交织。研究楚文化的内涵、外延及传承体系,不仅能厘清荆州地域文化的发展谱系,更能为当代荆州文化传承创新、地域文化振兴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与精神滋养。

楚文化的内涵

(一)精神内核

当代研究已经形成共识,楚文化的内涵集中体现为五种精神和六大支柱。五种精神是: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、追新逐奇的开拓进取精神、兼收并蓄的开放融合精神、崇武重文的爱国精神、重诺贵和的诚信和谐精神。

这五种精神并非孤立存在,而是植根于楚国从荆山建国到宣威盛世的发展进程中,是楚先民在生存拓展与文明创造中凝聚的价值共识。楚国先祖“筚路蓝缕”开创基业,奠定艰苦创业的文化底色;楚庄王凭借开拓进取之志成就春秋霸业,彰显追新逐奇的精神特质;楚国在发展过程中,既吸收中原礼乐制度,又保留南方巫风特色,融合蛮夷文化元素,形成兼收并蓄的文化胸襟;历代楚王戍边拓土,崇武重文的爱国情怀贯穿楚国历史;而楚地盛行的盟誓传统、知音典故等,则是重诺贵和精神的生动体现。这些精神共同构成了楚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核心标识。

(二)六大支柱

青铜冶铸:楚国青铜冶铸技艺达到炉火纯青之境,不仅品类齐全,更在造型设计与工艺创新上独树一帜。荆州出土的青铜礼器、兵器、乐器等,见证了这一成就,既吸收中原青铜文化的规整风格,又融入楚地独特的浪漫想象,成为物质文化的核心代表。

丝织刺绣:楚地丝织刺绣以绚丽精美著称,荆州出土的丝织品,涵盖绢、纱、罗、锦等多种品类,其纹样繁复华丽,色彩浓艳鲜明,刺绣技法精湛,将楚人的审美情趣与工艺水平展现得淋漓尽致,体现了楚文化对精致生活与精神追求的双重重视,成为六大支柱中极具代表性的物质载体。

木竹漆器:楚式木竹漆器以巧夺天工的工艺与诡谲怪诞的风格闻名,荆州出土的虎座鸟架鼓、彩绘木俑等文物,采用髹漆、雕刻、彩绘等多重技法,色彩以红、黑为主调,搭配金、银等装饰,造型夸张灵动,充满神秘浪漫气息,承载了楚人的宗教信仰与审美观念,是楚文化精神的具象化表达。

美术乐舞:楚地美术乐舞具有诡谲怪诞的鲜明特质,既受南方巫风文化影响,又融入中原艺术元素。美术作品中常见龙凤、神鸟、怪兽等意象,线条流畅奔放,充满想象力;乐舞则兼具祭祀功能与娱乐属性,楚国宫廷乐舞规模宏大,民间乐舞活泼灵动,荆州出土的乐器、舞俑等文物,可窥见其独特的韵律与艺术魅力,成为楚文化精神气质的直观呈现。

老庄哲学:以老子“道法自然”与庄子“逍遥游”为核心的老庄哲学,是楚文化的思想灵魂。荆州作为楚国政治文化中心,构成楚文化的文学巅峰。屈原作为楚国大臣,其作品既饱含对家国的热爱、对奸佞的愤慨,又体现楚地文人义理情深的精神特质。这些作品诞生于荆州郢都,植根于楚文化土壤,成为后世文人精神向往的文化符号,其影响跨越千年而不衰。

屈骚文学:屈原的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九歌》等作品,以瑰丽的想象、深沉的情感与高洁的品格,开创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,构成楚文化的文学巅峰。屈原作为楚国大臣,其作品既饱含对家国的热爱、对奸佞的愤慨,又体现楚地文人义理情深的精神特质。这些作品诞生于荆州郢都,植根于楚文化土壤,成为后世文人精神向往的文化符号,其影响跨越千年而不衰。

楚文化的外延

(一)地域范围

荆州是楚文化无可争议的原生核心区。公元前689年,楚文王熊贲迁都郢(今荆州故城南城),此后411年间,作为楚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孕育了楚文化的核心成果。荆州境内的故纪南城遗址、熊家冢楚墓、秦汉郢城遗址等,以及大量出土的楚简、青铜器、漆器等文物,共同构成楚文化核心区的物质实证。

楚文化以荆州为起点,随着楚国疆域的扩张不断向外辐射。春秋战国时期,楚国疆域涵盖今湖北大部、湖南北部、河南南部、安徽西南部等地区,楚文化也随之渗透到这些区域,形成了核心区—影响区—边缘区的区域分布格局。后世各朝,凭借荆州交通枢纽与文化重镇的地位,使楚文化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,通过文人游历、商贸往来等途径,楚文化元素传播至更广泛的区域,从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延伸至江淮、巴蜀等地,形成了跨越行政区划的文化影响圈。

(二)文化交流

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贯穿楚国历史始终。楚国早期受中原礼乐制度影响,青铜礼器的形制、铭文等均有中原文化痕迹;同时,楚国又保持自身特色,在器物造型、纹饰风格等方面创新发展。荆州既吸收中原先进的文化艺术与制度理念,又通过文人创作、宗教传播等方式,将楚文化的核心内核与艺术特色反向传播至中原。

楚国在扩张过程中,广泛吸收南方蛮夷文化的元素,形成了蛮夷文化本土化、本土文化蛮夷化的融合特征。荆州成为楚文化与巴蜀文化、吴越文化、岭南文化的交流节点。通过商贸往来、文人漫游、宗教活动等途径,荆州既吸收巴蜀文化的豪放气质、吴越文化的精致风格、岭南文化的务实特色,又将楚文化的义理情深与浪漫特质传播至周边地区,形成多元文化交流共生的局面,丰富了楚文化的外延与内涵。

活化楚都大家谈

以「微改造」绘就城市治理的民生温度

□ 余波

城市更新,是一场关乎未来发展深刻变革,但它从来不是宏大叙事的“独角戏”,更不是推倒重来的“硬操作”。真正的城市智慧,往往藏于细微之处,见于方寸之间。

在沙市区,一场以“破圈透绿”为抓手的“微改造”实践,正悄然掀起城市治理的静默革命。那些曾被遗忘的闲置地、边缘化的边角地,如今纷纷化身承载欢声笑语的社区游园、破解民生难题的便民停车场。这一系列精准高效的“小手术”,既生动诠释了“中央城市工作会议”“释放城市发展新动能”的深刻内涵,更让宏观治理蓝图转化为市民可感、可及、可享的日常幸福,精准度量出城市治理的民生温度。

“微改造”的“微”,在于视角向下,聚焦群众身边看似不起眼,却直接影响生活品质的“关键小事”。其灵魂,则是对“以人民为中心”发展思想的坚定回归与细腻实践。

过去,不少城市发展中遗留诸多“被遗忘的角落”:老旧小区围墙后,是杂草丛生、堆物堆料的闲置地块;繁华街区夹缝里,是闲置多年、难以利用的边角地。这些空间如同城市肌体上的“微血栓”,阻碍活力流动,也成了居民心中的“堵点”。沙市区的“微改造”,正是从这些痛点精准切入。

如今,一道道斑痕围墙被拆除,杂乱地块经精心设计,变身开放共享的“口袋公园”。傍晚时分,这里不再是无人问津的灰空间,而是居民遛弯、孩童嬉戏的好去处,更成了年轻人自发举办“落日音乐会”的休闲舞台。一些闲置多年的杂草空地,没有简单推向商业开发,而是改造为配备智能充电桩的便民停车场,直击市民“停车难”“充电难”的现实焦虑。

这种不搞大拆大建、不做华而不实形象工程的思路,彰显的是城市治理的“绣花功夫”。它要求治理者像绣花般精细,一针一线织补城市短板,将沉睡的“闲置资源”精准转化为温暖的“民生资本”。这正是“微改造”的精髓:让城市在发展中既保留原有肌理与“面子”,更通过内在功能优化,夯实宜居“里子”。

一场成功的“微改造”,绝非零敲碎打的“修修补补”。其背后,是沙市区委、区政府顶层设计,与基层创新相结合的系统工程,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动实践,更印证了“微改造”离不开强大的组织保障与科学的实施路径。

面对“闲置地盘活”这一普遍性难题,沙市区没有停留在口号层面,而是成立由区委书记、区长双挂帅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,彰显改革决心与力度。他们开展“地毯式”排查,对城区闲置地块、违章围挡全域摸底,建立详实台账,创新提出“一档一策”分类攻坚方案,依据地块位置、属性、周边需求量身定制改造方向。

“破圈”只是第一步,“善用”才是关键。沙市区在改造中摒弃单一功能填充,积极探索“停车+绿化+留白”的复合开发模式。改造后的空间被赋予全新社会功能,社区音乐会、文创集市、潮汐摊位等新业态巧妙植入。这些业态既丰富了居民文化生活,也为周边群众提供了灵活就业机会与社交平台,让冰冷的物理空间转变为充满人情味的“社区客厅”,实现了生态、休闲、经济价值与社区凝聚力的多元共赢,让“微改造”的效益久久维系、持续放大。“微改造”要行稳致远,不能仅靠政府“单打独斗”,必须激发社会各界共同参与,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。沙市区的实践中,公众参与的身影无处不在:规划阶段通过居民议事会、方案公示听取民意,确保改造贴合群众需求;实施过程中鼓励企业、社会资本以冠名、认养等方式参与建设运营;后期使用中引导居民成立志愿队伍,负责日常维护与监督。这种“共谋、共建、共管、共享”的模式,让“微改造”从一开始就扎根深厚群众基础,成为大家共同珍惜的家园资产。

建设难,维护更难。为避免“一年新、两年旧、三年恢复原样”的窘境,沙市区正探索建立长效管护机制,明确后续管养责任主体与资金来源,将部分停车场、充电桩的经营性收入反哺日常维护;引入专业物业或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标准化管理;建立定期评估与反馈机制,根据使用情况动态优化空间功能。唯有如此,才能确保“微改造”成果不是昙花一现,而是持续为城市注入温暖与活力。

城市的温度,不在于霓虹灯的绚烂,而藏在每一块被温柔唤醒的闲置土地里,显在每一处贴近民生的细微变化中。沙市区的“微改造”实践,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城市治理样本。它雄辩地证明,城市更新不必追求“大动干戈”的颠覆性改变,那些着眼群众急难愁盼的“微改造”,致力于资源盘活与价值再创造的“巧作为”,同样能释放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。

当前,中国正处于城市发展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型的关键时期,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城市更新的有效路径。沙市区的“微改造”实践无疑提供了宝贵借鉴:新时代的城市治理,既要胸怀“大格局”,紧跟国家政策导向,谋划长远发展战略;更要立足“小切口”,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需求,把好事办好、实事办实。

可见,唯有始终坚守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根本立场,秉持“还地于民、为民造福”的理念,以系统化思维破解治理难题,以精细化举措激活城市潜能,才能让城市更有温度、更具活力、更富魅力,让每一位市民在城市更新中持续感受到幸福与温暖。

文化荆州

二〇二五年第五十四期 总第一百八十六期
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



楚国军队：从“荆棘步兵”到“百万带甲”的南国铁流

□ 老鱼

在春秋战国的版图上,楚国从来不是个“乖孩子”。当北方诸侯还在讲究“礼乐征伐”的规矩时,楚人已经驾着战车,喊着蛮语,从丹江之畔一路杀进长江流域。他们的军队,不像晋国那般讲究阵法,也不似齐国精于器械,却像一条奔腾的江河,裹挟着山林之气、蛮夷之勇,硬生生在中原霸权的夹缝中,冲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血路。

这支军队,是楚国八百年国祚的脊梁,也是“带甲百万”这一惊人数字的底气来源。

兵从何来?从“国人当兵”到“全民皆兵”

早期的楚军,和中原一样,实行“国野分治”。只有“国人”——也就是居住在城邑里的贵族和平民——才有资格当兵、纳军赋。那时的楚国,不过“五十里于野”,军队规模有限,打仗靠的是贵族甲士与亲兵。但到了春秋中期,战争规模越来越大,光靠“城里人”不够用了。楚国率先打破“国野界限”,开始向“野人”——也就是居住在乡野的农民——征兵。这一改革,堪称军事史上的“生产力革命”。兵源从少数贵族,扩展到广大的农耕人口,楚国的战争潜力被彻底释放。

到了战国,楚国更进一步,实行“量入修赋”“作丘甲”,按土地和人口征兵征税。楚威王时,楚国“地方五千里,带甲百万”,虽有夸张,但也说明其军队规模已远超中原诸国。百万带甲,意味着楚国能动员全国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投入战争,这是何等惊人的组织能力!

军队结构:从“三军”到“诸兵种合成”

楚国的军队编制,以“军”为最高单位。春秋时期,楚国设中军、左军、右军,由楚王亲率中军,王族子弟或重臣统率左右。中军是全军核心,战斗力最强,地位也最尊贵。每“军”之下,设“卒”“偏”“两”“伍”等层级。《左传》记载:“广有一卒,卒偏之两”,楚国的“广”是王室亲军的战车编制,每“广”有三十乘战车,每乘配百人,一广就是三千人的精锐部队。这支部队,相当于今天的“中央警卫军”或“战略预备队”。

到了战国,楚国军队结构更加复杂。在“军”之下,设“师”“旅”“卒”“两”“伍”,形成五级编制。虽然具体人数不固定,但大致是:五人伍,四伍为两(20人),四两为卒(80人),五卒为旅(400人),五旅为师(2000人),两师以上为军。

这种编制,已接近现代军队的“班、排、连、营、团、旅、师”体系,体现了楚国军事组织的高度成熟。

兵种:车、步、骑、舟,四轮驱动

楚国的军队,兵种齐全,堪称“诸兵种合成”的先驱。

1. 车兵:春秋时期的“王者兵种”。楚国地处江汉平原,道路相对平坦,战车是主力。一乘战车配三名甲士(车左持弓、车右持戈、御者驾车),再配数十名步卒,形成一个“车乘战斗群”。楚国的战车比中原更重,每乘常配百人,战斗力极强。楚王亲军“二广”,就是由六十乘战车组成的钢铁洪流。

2. 步兵:楚国真正强大的根基。南方多山林水网,步兵才是主力。楚国的步兵来源广泛,有贵族亲兵、征召农民,也有“群蛮”部落的勇士。他们擅长山地作战,丛林伏击,是楚国扩张的主要力量。战国时期,随着战争形态变化,步兵地位进一步上升,成为军队的绝对主力。

3. 骑兵:虽不如赵国“胡服骑射”那般专业,但楚国也有骑兵部队。主要来自北方边境或归附的游牧部落,用于侦察、追击和侧翼突击。在平原作战中,骑兵的作用日益凸显。

4. 舟师:楚国的“水军王牌”。长江、汉水、淮河,为楚国提供了天然的水上通道。楚国很早就建立了“舟师”,拥有大量战船,从“大翼”“中翼”到“小翼”,形制多样。舟师不仅用于内河作战,甚至能“出海击齐”,开创了中国海军史的先河。吴楚争霸、吴越战争,水战频发,楚国舟师是维护长江霸权的关键力量。

军官体系:从“王自将”到“职业军官”

楚国的军事指挥体系,早期以王族为核心。楚王亲自治率中军,王族子弟任“莫敖”

“令尹”等要职,统军出征。莫敖本是楚国最高军事长官,后逐渐演变为令尹的副手。到了战国,随着战争专业化,楚国也出现了职业军官。如吴起在楚悼王时期主持变法,整顿军队,提拔“良将”,打击贵族。春申君黄歇为相时,也掌握军权,统率大军合纵抗秦。

各级军官的称呼也逐渐规范:军有“统帅”(如今尹、大司马),师有“师帅”,旅有“旅帅”,卒有“卒长”,两有“两司马”,伍有“伍长”。虽不如后世明确,但已形成较为清晰的指挥链条。

管理制度:从“荆尸之法”到“令尹统制”

楚国的军事管理,始于楚武王时期的“荆尸之法”。这是中国最早的成文军事法规之一,规范了军队的组织、行军、列阵、赏罚等制度,使楚军从部落武装走向正规军转型。楚国实行“令尹统制”制度。令尹既是最高行政长官,也是最高军事统帅,集军政大权于一身。这与晋国“军政分离”的制度不同,体现了楚国“王权集中”的特点。

此外,楚国还有“司马”“管军赋、兵器、军法”、“莫敖”负责礼仪与部分军务。军队的赏罚严明,有“进则死,退则生”的铁律,也有“有功者赏,有罪者刑”的制度。

楚国军队:一支被低估的南国雄师

我们常以楚国“文化浪漫,军事落后”,实则大谬。楚国的军队,是支撑其“地方五千里,带甲百万”的真正力量。它既有中原的制度,又有南方的勇猛;既有战车的威势,又有舟师的灵动;既能正面决战,又能山地游击。

它从丹阳的荆棘中走来,一路披荆斩棘,最终成为能与秦国抗衡的超级军事机器。虽然最终败于秦,但“楚虽三户,亡秦必楚”的誓言,正是这支军队不屈精神的回响。

楚国的军队,不是一支简单的“蛮夷之师”,而是一支融合了制度、勇气与战略智慧的南国铁流。它用八百年的征战,书写了一段被低估的军事史诗。

神仙石

流水口水库坐落在石首调关镇伯牙口村东南的群山之中。这里碧波荡漾,青山翠柏倒映其间,是一处令人神往的旅游胜地。顺着蜿蜒的山路而下,在不到一里许的山谷,人们就可以看见一块面北斜卧的巨石,它大约有五米见方,平平的,光光的。

令人称奇的是,这块巨石中有一条浅浅的水槽,槽里一年四季是潮湿的,而且水槽里还粘附着一层暗黄色的水垢,即使遇到大旱之年,无论晴多少日子也是这样。如果你感兴趣,用手指轻轻地去摸水槽,潮湿感和一股凉意会直透心底。更令人称奇的是,距离槽不到一米远的地方,有一块色彩斑斓、大小似唾液润湿的痕迹,任你用什么尖锐物去刮削,或者用其他什么东西去磨洗,痕迹总是去不掉,色彩依旧。

关于巨石上潮湿的水槽和唾液痕迹的来历,伯牙口村的老人们如数家珍,有很传奇的说法。

在很久以前的一天,东方霞光万道,伯牙口一带的群山百鸟齐鸣,彩云映照。观音菩萨路过这里,急寻一隐地小解。她见山谷中有一方巨石,坦荡如砥,十分好奇,就在上面歇息了一会,并在巨石上面小解过,还吐了一口唾液,于是巨石面就留下了痕迹。

变天时,巨石周边地带总是云遮雾障,氤氲气重,亦真亦幻,远望扑朔迷离,更显出神话色彩。由于巨石与佛祖观音菩萨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人们便称它为“神仙石”。